

《红楼梦》一书中，精致饮食令人神往。特别难忘的是曹公结合家庭经历、想象和时人笔记，为爱红的宝玉，量身定做的色香味俱全、梦幻一般的玫瑰清露。

第34回写到，宝玉挨了父亲的板子，母亲王夫人心疼他受伤痛、暑气之苦，送给他一瓶木樨清露、一瓶玫瑰清露。香露十分金贵，装在三寸的玻璃小瓶中，兑水调开，香妙异常。

提起玫瑰露，人们容易联想到法国香水。其实，天然香精的提取技术，最早来自阿拉伯地区。晚唐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已有关于精油的记载：“野悉蜜，出拂林国，亦出波斯国……西域人常采其花压以为油，甚香滑”。南宋吴曾的《能改斋漫录》和明代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都称“耶悉茗”（即“野悉蜜”）是素馨花。想来，这种素馨油只能作为香料，熏染衣物、发肤，不能制成可口的饮食。可以食用的花露，乃是蒸馏精油的副产品。

西方学者认为，蒸馏玫瑰精油和花露的方法是公元10至11世纪的阿拉伯“全才”学者伊本·西拿创始的，后来才被东征的十字军带回欧洲。伊本·西拿精通医学和药学，编著了《医典》。同时，他也是著名的炼金术师，在化学领域完善了蒸馏和萃取的方法。有趣的是，玫瑰在炼金术中有特殊的含义。有说玫瑰代表“完成”和“完美”的，也有说红玫瑰象征太阳和男性，白玫瑰则象征月亮和女性。或许，伊本·西拿在炼金实验中将玫瑰花和金属一同加热，意外得到了芬芳怡人的玫瑰精油和玫瑰水。

如今，伊朗的德黑兰和卡尚每年都会举办玫瑰水节，向游客演示用古法蒸馏花露：玫瑰花和少许水在大铜罐或锡罐中加热，水蒸汽沿着铝管（古代则用木管）进入另一只金属罐，冷凝为香气馥郁、味道微苦的玫瑰水，水上星星点点的浮油便是玫瑰精油。把玫瑰花和玫瑰水一起加热，则能获得高品质的精炼玫瑰水。这很接近北宋权臣蔡京之子蔡绦《铁围山丛谈》中的描述：“实用白金为甑，采蔷薇花蒸气成水，则屡采屡蒸，积而为香，此所以不败。”据《铁围山丛谈》，这种蒸馏术在北宋末年已传入广州，在明清两季，得到了更大的普及，出现在周嘉胄的《香乘》和顾仲的《养小录》中。西方用大马士革玫瑰制成花露，香气浓烈，远胜国产，所以最高级的花露还是阿拉伯、荷兰、葡萄牙等地的贡品。

蒸馏而成的花露，香而无色，但《红楼梦》中描绘的玫瑰露却是“胭脂一般的汁子”，更接近如今法国和黎巴嫩盛产的玫瑰糖浆，颜色娇艳可爱，见到的人还以为是宝玉喝的西洋葡萄酒。

明末冒辟疆的《影梅庵忆语》，充满柔情地回忆爱妾、“秦淮八艳”之一的董小宛亲手炮制花露，“凡有色香花蕊，皆于初放时采渍之，经年香味、颜色不变，红鲜如恒。而花汁融液露中，人口喷鼻，奇香异恒，非复他种”。服用时，“五色浮动白瓷中”，色泽和香气让人神清气爽，醉酒的人服之可以解醒，病人也可以消乏解闷。

王夫人将玫瑰露送给溽暑挨打的宝玉，宝玉却转赠给了素有弱疾的美丽婢女柳五儿，而五儿的母亲又要送给了得了热病的侄儿，可见此物珍贵美好，大家都想与人分享。宝玉所饮的玫瑰露类似董小宛的玫瑰露，却有别于西方的玫瑰蒸馏凝露。凝露的技术含量更高，数量更少，香气更浓，自然也贵。引入深思的是，据清代内务府档案，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，曹雪芹的先人曹寅进贡了“两种玫瑰露八罐”，不知其中是否有那种胭脂色的玫瑰露？



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 
吴铁群 作



玉玲珑

（中国画）

康亮

年初二 过年的难忘记忆，大凡都是儿时留下的。只记得小时候从年初一开始，就被父母带着去拜年。印象中，年初一到年初三的拜年是正规而隆重的，必须跟着去。年初一上大伯

## 过年随笔（下）

傅震

家，初二去二伯家，初三，二位伯父来我家，这“三兄拜年”已约定俗成。这三天，我妈和二位伯母拿出浑身看家本事，炖炒煎蒸，我们小孩自然吃得亦乐乎。不记得从哪年开始，过年时不见了二伯父一家。过了好几年，某个春节前两月，二伯父突然来家了。脸色灰沉了许多，身上穿的也不像城里人的衣服。那时，我家在绍兴路三楼，晒台上养了几只鸡，其中那只芦花鸡是我的心肝宝贝。只听得二伯父对我爸说，他现在会“登鸡”了。又说，用“登鸡”做风鸡，特别好吃。转眼间，他们去了晒台。等我明白过来，冲上晒台，“芦花”已被

“登”死了。我哭闹着要二伯父赔我的“芦花”。二伯父脸上露出亏欠的苦笑。后来，父亲告诉我，当律师的二伯父被打成反革命，押往安徽劳改。家庭也无奈分离。从此，每逢拜年就少了二伯父。多年后，二伯父才得以平反，但他的人身悲剧已成定局，无法逆袭，即使有人道歉也无济于事。每逢佳节倍思亲。现在，二伯父已作古，可每逢过年，我总会想起父辈们的“三兄拜年”。

### 年初三

小时候，春节不放长假，过了年初三大人们就得去上班。因此，年初三就是我们小孩当着客人面，向父母要钱买炮竹的最后机会了。那时，弄堂里的烟纸店，小贩的移动摊位上都可以买到炮仗。二踢脚的大炮仗，基本上是大人买了放。我们小孩大多是买小炮仗。小炮仗也是拆散了买，放在口袋里，掏一个放一个。有钱人家小炮仗是成串放，刚放完，我们小孩就一哄而上，抢着捡那些漏网没点

越剧《西厢记·琴心》是袁派唱腔的经典，莺莺从红娘“小姐，你试猜呀！”起板，开头四句这般唱来：“莫不是步摇得宝髻玲珑，莫不是裙拖得环佩叮咚。莫不是风吹铁马檐前动，莫不是那梵王宫殿夜鸣钟？”

莺莺隔墙听音，猜了四次不中，最后听清是张生的琴，更听懂了张生的心：“他曲未终，我意已通，分明是伯劳飞燕各西东。感怀一曲断肠夜，知音千古此心同，尽在不言中。”唱词来自七百年前王实甫的原作，但作了删削调整，既简洁明快又不稍减诗情曲韵。《西厢记》是第六才子书，曾让黛玉读得目不转睛、爱不释手。但一般人若仅靠阅读，未必有她那般心醉神驰。正是那质朴细腻、含蓄醇浓的袁派唱腔，使黛玉的心头爱，成了妇孺的流行调。1943年袁雪芬在演《香妃》时首创了“尺调”，这种唱腔，好比京剧“二黄”，最能描摹出人物深沉微妙的心境，于是很快成为越剧的新主腔，融入各个流派之中；袁派唱腔本身，更孕育出了好几个新的流派。故此有位业内行家评说：“这一个调的出现，发展了一个剧种。”

一个浙东刻溪的小唱小戏，剧情简陋，唱腔单调，伴奏乐器仅为一鼓一板，相击发出“的笃、的笃”之声。但就是这个“的笃班”，在进入上海短短二十年间，却将才子佳人戏，演得流光溢彩兮。期间正是昆曲式微之时，袁雪芬却从昆曲的残红碎绿中，采得了越剧的春花秋叶。她请来昆曲名家饰腔正音、编舞配曲，使越剧的表演新趋规范，格调渐趋清新，品位渐趋雅致，终于脱胎换骨、破茧成蝶，风靡上海以及整个江南。

与大多数为贫穷所迫的姐妹们不同，袁雪芬的父亲是位私塾教师，家境尚可。但她在十一岁时便不告而别，开始了“年年难唱年年唱、处处无家处处家”的生涯，临走只从家里拿了一把折扇。当时的决绝和此后的坚执似乎表明，她的此生生就是为唱戏而来。学艺初成，袁雪芬先在杭州唱了两年，然后搭了乌篷船，来到大上海。彼时“越剧皇后”姚水娟的风光仍在，而袁雪芬就凭着与马樟花搭档的《梁祝哀史》，很快成了“越剧新后”。

但三年后，马樟花溘然去世。这个姑娘人称“闪电小生”，原意是她当年像闪电般的出名，却不料这也成了她闪电般消逝的谶语。

袁雪芬与其他姐妹一道开始了对越剧的改革。她邀请了话剧的编导，制定了演出的规范，改善了服装和舞美，更

突破了越剧演绎才子佳人的定式，将《祝福》改编成越剧《祥林嫂》上演。当遍体鳞伤的祥林嫂在风雪中蹒跚挣扎，唱出“我只有抬头问苍天”，问出“魂灵到底有没有”，二十四岁的袁雪芬不但打动了无数观众，更被文化界人士誉为越剧“新的里程碑”。越剧改革的成就，主要来自吸收昆曲和话剧的营养。从昆曲中，越剧继承了精致、高雅的唯美主义风格，从话剧中，越剧则吸收了写实、逼真的现实主义精神。两者在越剧的经典作品、经典唱段中融为一体，在《西厢记》这样的传统古典戏里，前者呈于外，后者则蕴于内；在《祥林嫂》那样的现实生活戏里则反之。

我曾多次造访过袁雪芬在淮海路新康花园的寓所。八旬高龄的老人对我这个不惑盛年，迎必亲为开门、送必亲至楼下。她思路清晰、记性良好，一口“嵊县官话”话锋到处，往事犹如被剖开的新橙，逐一鲜明起来。她常忆起马樟花，说她若非含恨早逝，当年的越剧改革很可能出现别样的境界。她常忆起《山河恋》，说那次“十姐妹”义演，目的就是摆脱盘剥、争取艺术与经济的双重自由。她常提及自己的徒弟，说自己收徒不多，一是因人才难得，二是为精心的教导。她常提及自己的座右铭，那就是“清清白白做人，认认真真唱戏”。她谈得最多的是越剧如今又遇困境，新戏乏善可陈，流派停滞不前，人才青黄不接，因此越剧一次改革不够，还须改革、不断地改革……

听着听着，一阙《水调歌头》渐在我脑中成形——

剡水出伶女，的笃趁乌篷。小歌难唱还唱，只为此情钟。遍走繁华洋场，忍看凋零姊妹，电闪过无踪。半掩英台泪，新后正当红。 香妃恨，山河恋，尺腔空。暮开新纪，抬手擎杖问苍穹。心胜男儿刚烈，人比雪花清白，见说已消融。侧耳听春水，环佩响叮咚。

艺途犹如一条蜿蜒的水路，曲折地通向文化、通向哲学的巅峰。当走通这条水路，一个艺术家便能成为一代大师——这与文化素养有关，但更与道德素质、文化自觉有关。袁雪芬完成了艺术层面的超越，上升到了文化和哲学的层面，因此她的艺术精髓足以启迪后人、昭示未来。白雪虽已消融，却化作丁叮咚流淌的春水。

我的内心试着扮演起莺莺，为的是试猜那如环佩、如春水般的声音——这是越剧未来应有的声音。

射出老远。只要钱够，我总买上几个过过瘾。记得有一年，我们10号里的孩子和12号杨家的孩子，隔着晒台打炮仗。他家孩子多，特别那个大哥挺厉害。我们的策略是挑弱的欺，用九龙瞄着他家梳着三小辫，穿着开裆裤的小妹打。双方都人仰马翻。这仗过瘾，节后还挂在嘴上训斥了好久。自然事后被大人叫走了免不了心的，但神马都无所谓啦，开心就好。只是没想到，若干年后，那个小妹成了我的同事，现在我们还在一个公



司工作。当然，双方都体验了一把“相逢一笑泯恩仇”的情趣。现在的孩子过年，压岁钱多了去了，玩艺儿也高级得看不懂了。可是，如果让我再选一次，我还是喜欢能玩九龙的那个年代。因为，对现在的孩子来说，那时过年的玩法，现在都成古董“绝活”了。

## 体验“失聪”

赵全国

记得有一回我“失聪”了——不是耳聋，是电视机突然失声。修理部让我送上门去，我嫌麻烦。想起阿晨也懂这行，于是打电话求救。他应得噢噢响，等了几天却不见人影。真是黄牛肩膊。无奈地看着无声电视。看新闻，只见主持人正襟危坐，嘴唇迅疾启合，表情古怪。转到电视剧。幸好对话有字幕，苦于目力不济，瞪圆了眼珠还怨字幕翻得太快，只明白个大概的意思。还是看足球吧。一个人影快速移动，只辨得双方球衣的颜色，也不知究竟谁是谁。这才认识讲解员的价值……

最终还是拜托了修理部。过3天，终于脱离了无声时代。随手开机，是财经频道，听得我似闻仙乐——不是闻股指大涨，而是心情如聋人复聪般喜乐。

蕴的主持人更加难得。

我跟曹可凡曾同机去北京，专程去听那场听过的人少、评论过的人多的歌剧《图兰朵》。前清的太庙，乐队齐奏时，空气也在颤抖，惊起的鸟在咏叹调中掠过大殿一角。曹可凡有众多“在现场”的经验，有感受。当他再谈，那声音难免更有磁力了。曹可凡体积庞大地在本城奔来走去，他总是很忙。但他出现在屏幕上时，则是认真诚恳的，是从容的，微笑的，还是胖嘟嘟的。祝他将这种种的好保持着，一年又一年。

## 十日谈

倾听的背后

递给你一枝忘忧草，他化为一朵解语花。

曹可凡先生是上海这座城市众多招牌中的一块，常常挂在电视机的屏幕上，那张胖嘟嘟的脸上绽开的微笑，很有亲和力。人们已见惯了，知道他一出来是有一好东东西的。他则知道自己声音中带有磁力，不忍辜负，有时还要登台朗诵，直接电人。我也是个一见曹可凡就愉快的人。这愉快，不是北方人说的“逗”，而是松弛，是相信他的诚恳，要跟他说两句。他放着好好的医生不当去做主持人，舍弃大夫严肃的脸，这个转折很有趣。大夫看人的肉身凡胎，他看人的精神魂灵。他见过的闲杂人等可谓多矣，能获得那么多人的认同，是他的成功。

曹可凡多才多艺。虽然他可以画几笔，也可以唱一段，我说的“多艺”，更多是他愿意学习，愿意倾听。在“可凡倾听”这栏目标名称中，他取低，取弱，而不取“可凡告诉你”，不用“不得不说的故事”要别人不得不听。今天，想告诉别人一点什么的人太多了，不听都不可以。曹可凡则始终愿意倾听，用倾听唤起他人讲述人生的经验。专业的奥秘，展示个性，取得美好。他接触的多是文化人，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多有建树。主持那些玩闹的、提出问题的电视节目，主持人强势或

## 让人愉快的人

陈村

饶舌能控制场面，将眼球引向自己，形成风格，嘉宾只是道具吧。而文化类节目，仅仅一个主持人是很难文化的。曹可凡提供一个场，以一个懂行的热情的倾听者身份在相伴。他与人友善，与艺术为善。他的提问有分寸，有内容。无论来宾是高是低是男是女，他们总是在一个平面上交谈，朋友式的，相得益彰。倾听他人者才会被他们倾听。倾听他人也就是在倾听自己，在一次次倾听中，一次次找到自己。这过程，是流畅的，顺势而下的。美丽的主持人比较容易找，有底蕴的难找，开个玩笑，像曹可凡这样既好看又有底